

[乡村纪事]

[岁月山河]

## 春天的颜色

■ 郑立坚

家乡的老支书这次来电同以往不一样,一定要我回老家过年,理由很简单,看看家乡的变化,投资办乡村企业。

在空中闲悠悠地躺了三个多钟头,不觉中自己已跨过长江越三峡,回到椰城。我携妻带儿走出机场,乘上返乡的特快客车,一路春色一路情思,陷入往事的回忆中:

在一个金色的秋天,我带着未婚妻回家完婚,下了汽车还要徒步半个时辰才到家。因为,故乡还没有通大公路呢。我们翻过山坡,踏上田间小径,古老的小河连简便的独木桥都没有,只好卷起裤筒,光着脚板涉水过河。田埂很小,又烂又滑,妻不是乡下人,走不惯泥泞田埂,摇晃一下,跌倒泥田里,差一点哭起来,看她那副狼狈相,我快步上去将她扶起,一边安慰一边为她拍掉衣裳上的泥水,心中一阵怅然。唉!故乡的路!

汽车震动一下,叩醒了回忆。下了车,展现在眼前的是第一条崭新公路,沿着家乡的方向延伸。好客的出租车司机抢到我们面前,频频招呼:“先生,太太,请坐我的车。我们坐上车奔驰,路边的树木一棵棵地往后掠过去,不久便进入广阔的田野,田里的禾苗绿油油的。田塍与渠道,条条笔直,水渠如织,似一条条白练,滚动着它温柔的身子,飘向希望的田野。清凉的渠水滋润着干旱的土地,绿了禾苗,肥了瓜果,甜了甘蔗,美了人间。

越走近家,树林越茂密。公路两旁隐约可见许多的工厂楼房,不时传来一阵阵机器的轰鸣声。

走进村子,左邻右舍的破旧房屋已不存在,童孩时走惯的那条羊肠小道也看不到它的模样,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整齐的新瓦房、洋楼,不知哪家放的卡拉OK音乐,给整个村子增添了城市的色彩。通向村里各条小路已修筑成坚实平坦的大道,路旁的牛棚猪舍迁移别处,坑坑洼洼的地方早已填平,整个村子给人一种清新、整洁、舒适的感觉。

大年三十,我吃过年饭,就急不可待地向村文化广场走去,这里热闹极了,附近村庄工厂、企业和本村的男女老幼,从四面八方涌来。他们一个个舒眉展眼,喜气洋洋。有些是来参加球赛的,有些是来唱歌跳舞的,有些是来凑热闹的,有些是来找恋人的……广场上人们穿着整齐,讲究美观,男的西装革履、牛仔裤;女的超短裙、连衣裙、旗袍,美衣艳服绚丽多姿。不少姑娘和少妇脸上涂上胭脂,嘴唇抹了口红,眉毛画得油光乌亮,头上插着鲜花,光彩照人。这些打扮同城里人有什么两样呢?整个广场像春天的花园,七彩缤纷,百花争艳。

我向几个熟悉的笑脸走去,他们不约而同地叫起我的名字来,几双手握在一起,摇个不停。我抱住曾经使我失望的三个兄弟问:“麻将戒了没有?”他们说:“那时没事干,混在一起无聊嘛!”这时,一只有力的手拉住我,原来是老支书老符,我不由地叫起来,他拉我到球场观赏球赛。老支书告诉我,改革开放后,咱们家乡变化可大啦,除了种水稻,发展反季节瓜菜外,还大办乡村企业。全村已建成橡胶产品加工厂、木材加工厂、家俱厂、砖厂等30多家,拥有各种机动车200多部,有2户购置了轿车,86户安装了电话,60%的劳力从事企业管理,30%的劳力搞流通。出现了人人谈生意,户户讲卫生,家家办企业的热潮。老支书指着球场中几个彪形大汉向我介绍:这些都是从内地来咱村办企业做生意的客商,他们会做生意也会打球,对咱村起了很大推动作用。

老支书带我往村里走走,同父老乡亲聊聊。走进一幢别墅式的楼房,屋内摆设与用品都是高档商品,卫生间装修就比过去住的房间还好。主人叫符钢,过去是村里出名的缺钱缺粮的穷困户,现在是远近闻名的“运销大王”。老支书说,像这样的农户有30多户。村民有了钱,工作也好做,我们提出改水改厕的事,大家非常赞成,全村200多户全部改水改厕,从此饮上清洁的水,也不到处乱拉屎了,这是改变旧观念的一次大跨越。为了保持生态平衡,我们每年组织群众种植花木,美化环境,提倡使用煤气炉做饭,禁止乱砍树木,现在全村90%的农户用上煤气炉,使村子四周的树林郁郁葱葱,鸟语花香。

这时村里响起一阵阵强烈的鞭炮声,接着远处传来春雷般的轰鸣,震颤着大地,这雷鸣般的鞭炮声,不就是改革开放开创美好未来的战鼓么!

天渐渐亮了,早晨的天空格外清新。我走出村子,站在高高的山岗上,对着这美好的大自然遐思。鲜红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,照亮了神州大地,河边的小草抽芽了,田野里的禾苗泛绿了,地里的瓜果熟了,山坡上的野花开了,报春的燕子在田畴里往来穿梭,空中充满了它们的鸣叫。

我初识高排,始于九十年代初期。那时,我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,曾经多次到高排调研,就已经深深地感触到了高

## 家住万泉河

■ 吴淑洪

我的家乡在海南省东部的琼海市,这里有一条母亲河叫万泉河。多少年来,她一直静静地流淌着,也默默地见证着她的家乡日新月异的变迁。

我家住在万泉河,那里有很多迷人的景色。万泉河流域每年的日照时间2000小时左右,每年的降雨量大约2000毫米。这里春日的阳光最暖和,夏日的椰风不热,秋日里到处结满丰收的硕果,冬日里照样盛开鲜艳的花朵。

我家住在万泉河,那里有很多小康的村落。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万泉河,吹绿了万泉河,吹富了万泉河。万泉河两岸的农村有十万多亩天然林,有将近70万亩的橡胶、胡椒、槟榔、南药等热带作物,平均每个农村人口就有经济作物两亩。这对于世世代代以种养为生的农民兄弟来说,是一座座金山银山,生财宝库。2008年,琼海农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四千多元,是1978年

的60倍。农村发展了,农民富裕了,生活质量也在一步步地提高。走进琼海农村,你会看到一个个文明生态村,那里绿树环抱,鲜花盛开,民居雅致,别具风格,农户家中窗明几净,现代家俱电器款式新颖,应有尽有。农民下地劳动归来,先在卫生间里沐浴更衣,然后穿着专用拖鞋进入客厅房间,比城里人还城里人。琼海广播电视台之百覆盖全市,农民体育队、艺术团闻名遐迩。以农民子弟为骨干的嘉积中学舞蹈团,他们的节目《军中蛟龙》等曾在人民大会堂演出,上过中央电视台,而且还走出国门,走遍了海内外游人。

我家住在万泉河,那里有很多小康的村落。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万泉河,吹绿了

万泉河两岸的农村有十万多亩天然林,有将近70万亩的橡胶、胡椒、槟榔、南药等热带作物,平均每个农村人口就有经济作物两亩。这对于世世代代以种养为生的农民兄弟来说,是一座座金山银山,生财宝库。2008年,琼海农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四千多元,是1978年

的60倍。农村发展了,农民富裕了,生活质量也在一步步地提高。走进琼海农村,你会看到一个个文明生态村,那里绿树环抱,鲜花盛开,民居雅致,别具风格,农户家中窗明几净,现代家俱电器款式新颖,应有尽有。农民下地劳动归来,先在卫生间里沐浴更衣,然后穿着专用拖鞋进入客厅房间,比城里人还城里人。琼海广播电视台之百覆盖全市,农民体育队、艺术团闻名遐迩。以农民子弟为骨干的嘉积中学舞蹈团,他们的节目《军中蛟龙》等曾在人民大会堂演出,上过中央电视台,而且还走出国门,走遍了海内外游人。

我家住在万泉河,那里有很多小康的村落。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万泉河,吹绿了

万泉河两岸的农村有十万多亩天然林,有将近70万亩的橡胶、胡椒、槟榔、南药等热带作物,平均每个农村人口就有经济作物两亩。这对于世世代代以种养为生的农民兄弟来说,是一座座金山银山,生财宝库。2008年,琼海农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四千多元,是1978年

争春图  
(国画)

林道飞作

[浮世逸草]

## 酒 壶

■ 徐良伟

村里的五爹虽然喝酒成性,但却也是个沧桑的可爱老人。五爹并不是他的真名,因为他排行老五,所以人们习惯叫他五爹,叫着叫着,他就当真名用了。

五爹是幸运的,他能够跨越了两个世纪。据同龄人介绍,他于1930年出生在老家光村的一个滨海村落,是一个顽强的渔夫,与风浪同行几十年,如今已是古稀老人。五爹喜好沽酒,幽默健谈,有正义感,由于与酒交深的原因,他又拥有了另一名字“酒壶”。当年由于他家孩子多,穷苦不堪,他爹一看他这瘦小身材,说:“这不是做学生的材料,横竖的看怎么都看不出是个读书人。”他读了四年私塾,后来就被他的老爹吆喝着赶下海捕鱼谋生去了。

五爹很勤奋,做事情也特别的使脑筋,也十分讲究经验。譬如捕鱼,他常常“克敌制胜”。专把船开到少人光顾的海面上,然后撒下网具,有时候他一个翻身窜下9米深的海里去打鱼,结果船到岸边,村里的妇女们总要争着去看他的鱼网,没有几次不

是他拿第一的。

“三十六行,行行出状元”,捕鱼捕出了名,手里有余钱,附近的女人都想嫁给他。结果在他28岁那年,有个女人19岁不到,就主动出击,到他的家里看他,看到这个面容清丽的女子,五爹好像闻到了酒香一样,口水直流,五爹问她:“你会种田吗?”女子回答:“不会,种田一年到头收不了几个谷子,不如你一夜出海就赚了个房子。”五爹看看她,觉得她很率直,话题便多了起来。

后来,他们成了夫妻,人们管她叫五嫂。再后来,他们生了个儿子,眉高额宽的,村里的人都说,看这个小孩长得清秀高大,准是读书的料,五爹将来会有一个领薪水的干部了。结果,儿子上了初二,不到13岁,就不再想上学的事情了,跑回家和五爹出海,五爹训他:“你这孬种,也不为祖宗着想。”五爹喊他上学,儿子便是不听。五爹狠狠的揍他,儿子死活不肯返校。

五爹一天几乎两顿酒,五嫂并不嫌他喝酒,听村里的有人说,五嫂还鼓励他喝酒,五嫂乐得心里都开了花。

呢。至今村里还流行五嫂的一句话:“男人不喝酒,等于一头牛,喝酒就是加了油,大鱼游在酒壶里”。五爹也不辜负五嫂的厚望,酒喝得多,鱼捕得也多,让五嫂在市场上出了不少风头。

五爹有一个五斤装的酒壶,每天总有满满的酒装着。有五嫂的大力支持,他的酒壶没有不满的道理。有一天,五嫂回娘家去,五爹问她,娘家有没有酒?五嫂拽着他脑门说:“酒壶,酒壶,吃了别糊涂,今天不喝酒,你赶时间出海了,回家再看就知道了。”五爹蹬蹬的出海去了,五嫂直乐,直奔娘家取酒。

五嫂的爸爸也是喝酒的料。五嫂出嫁之前,她爹就在地底下埋了几十斤酒。农村有个习惯,女儿出嫁前几年,家里总要张罗备些好酒,待到女儿出嫁那天,拿出来和乡亲们分享。10多年过去了,五嫂她爹还舍不得喝,说女婿更需要酒,便留下了20斤多年陈酒给五爹。看到老爹这疼爱的模样,五嫂乐得心里都开了花。

沿着海榆西线国道往西南方向行走,过了西环铁路月村道口,你会惊喜地发现,有一条笔直宽敞的水泥大道,一直伸向大海边上的一个小村庄——高排。

高排是个有千年历史的古村落。很久以来,高排村风清正,百姓和睦。村里极少发生吵架斗殴或偷鸡摸狗的现象。前几年,高排大搞文明生态建设,修了十几条整齐有序的水泥村道,全村变得家家花园,户户草木。走进高排,整洁优美的生态环境,令人心旷神怡。如果你仔细观察,你还会发现,村里绝大多数的民宅都没有安装防盗网之类的东西。这时,你又会产生一种宽松自如的感觉。大抵风清气正的村庄、村民的心理从来就是无需设防的。

高排四百多户人家,总人口两千多人。村里杂居着符姓、高姓、李姓、袁姓等多种姓氏家族。尽管各种姓氏并非同宗同脉,且有着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差异,但由于古老民族“和为贵”的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,村里的人不分姓氏族派,大家彼此相敬如宾,胜似一家,逐渐形成了一种包容大

度、和睦相处的风气。符姓是村里的大姓,约占全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多,但符姓家族从来不显摆大姓的威风。他们只讲温和谦让、平等待人,只追求对村里的贡献。前几年,符姓外出干部积极带头集资筹款,为村里修建了水利灌溉渠道和群众文化设施,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符姓的村民还自发捐款集资近百万元,修建了符氏祠堂。虽说符氏宗族之祠堂,却不失文化浸透的力量。它既把高排符氏家族世代繁衍与人杰风范的族史点缀其间,又融合了儒家礼教与佛教文化的内涵,顺应了村里百姓对传统文化的心理需求。符氏祠堂门前的碑文上,有一句话是:“德厚流光载物”。寥寥几个字,蕴含了高排村的历史人文,仿

佛造成了这个古村落的字符号。为了解读这句话,我翻阅了清《感恩县志》后,才得知高排,高排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

五爹出海回来了,有些懊恼,做起了儋州山歌:“今日海景真不好,想来媳妇酒不醉。要是干它一两碗,不知几多鱼上访”。一首山歌把同伴们逗乐了。五嫂回到家里,看了看鱼篓,不见几条鱼,愕然。看了看五爹,五爹说,“无酒即无鱼”。五嫂这才释怀。幸亏五嫂还是个明白人,不责怪他。接着对五爹说,“就当你到海里游个泳,翻个滚”,这下五爹嘿哈哈的笑了。五爹多发出了多出了不少个酒壶,心里更加欢乐,忙给媳妇说谢谢。细看那是十年陈酒,喊媳妇下厨搞个鱼煲,再上几个菜和一碟花生米,叫来几个年轻的一起沾了半斤的酒。

酒喝多了,五爹有点醉意,吆喝年轻人:“海里风大浪也大,谁叫你们都往海里赶!有本事就去读书,好有个出息,不然你们上到城里,不分东西南北,赚多少钱人家都叫你低水平,没有文化就像酒壶无酒”。接着他又诗意大作,做起了山歌来:“有时年景不友好,空空鱼网不好收。不是几时都得吃,年年都有老担忧”。五爹唱毕,灵感一来又起歌句:“酒壶装的不是酒,世间难是不读书。年轻人喜欢喽,误得终身不自由”。年轻人见五爹做山歌好玩,频频给他敬酒,一直喝到了傍晚。喝多了,五爹洗澡休息去了。忙了一天的五嫂也觉得累了,正要洗澡,发现五爹穿错了她的内裤,不禁暗暗笑着。

第二天一大早,五爹不忘带上一壶酒,开船出海去了。

在清代后期的几十年间,竟然出了岁贡符懋礼、符遇举、符孔山、符嵩山、符容生、符容魁、符天纵、高鸿规、符瑛,还出了武生符衡山、高成赞、符道脉、符中山等人。改革开放以来,村的学子考上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的人数就达到217人,还出了硕士研究生四人。有人说,是悠久的文化造就了高排,也有人说高排天生享有风水宝地的福份。其实,高排虽然面临大海,地势平坦,但绝大多数的田地都是滩涂荒坡,过去常年干旱,百姓的日子过得也很艰苦。高排独特的村边有一泓千年流淌不息的泉水,被人们称为高排仙泉。这口方园不足十米的泉水,千百年来洞穿岁月,但并没有被很好地利用。改革开放以来,勤劳智慧的高排人,在仙泉的底部架起了渡槽,挖了排灌渠道,引泉水常年灌溉了四百多亩农田。具有开放心态和积极进取精神的高排人,在改革开放中大胆调整农业结构,多种经营,稳步发展了农村经济。2008年,全村经济收入突破一千多万元,人均纯收入达到5000多元。

如今,随着经济的发展,高排村已建成了文化室、舞台、篮球场等都较完善的公共文化设施,做到每逢节假日都有文娱演出晚会,农民篮球比赛、农民书法比赛等活动,让文明成果普遍受惠于民。一个文明和谐、协调发展的高排已经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
[如烟往事]

## 陵城拾旧

■ 李玉峰

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包容、最开放、最鼎盛的时期,在此如盛世太平下诞生的陵城县,唐武德五年(622年)她一问世就有瑞气祥云裹挟,自然会蒸蒸日上。当时的陵城基本上也是一个移民占多的县城,是一座包括台湾高山族在内的汉族、黎族、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城镇,是一座对所有外来文化都能兼容并包的城镇。很久以来,陵城人就一直保持着儒家提倡与最为尊崇的“和为贵”的传统美德。在陵城,外地人没有受排斥的边缘感,陵城人也没有被外人抢饭碗的失落感,双方不仅是和平相处,而且还是交融为一体,这样的文化精神,并非天上掉下来,而是历史积淀的结果。陵城人既保留了自己的文化根脉,又能融入现代文化的动力,永远新鲜活泼,生生有灵气,就像从县城中心穿过的陵河水一样。

听老人诉说,建国初期,东门、西门、北门、南门的城墙曾巍峨过上百年,斑驳陆离的层层砖灰,曾为雄浑苍劲的古城平添几分妩媚。

1970年,我高中毕业参加工作的一站就是当时椰林公社革委会所在地(现博物馆琼山会馆),那时,虽说我涉世未深,但对古城的历史也颇感兴趣,饭后常常爱走当时仍保持尚好的石板路,每到感到似有悠远的古韵踏歌而来,我敞开胸扉,尽情地感受着一个民族绵延千年的豪爽气度。

身居陵城古镇,看不到名川大山的雄健奇伟,也觅不见帝苑宫阙的皇家气派,然而她却有灿烂的文化总与古老的历史结缘,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那时,我正读初中一、二年级,每当周末我走上陵水河第一座木板桥时,看那迂回曲折仿佛没有尽头的流水,昭示着岁月的悠久,世事的沧桑,两岸屋檐倒影,沿河而筑的楼阁,每个精雕细刻的门扇,窗子,廊柱都回荡着凄婉的韵味。

顺德会馆、琼山会馆,还有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中所谓“南霸天”庄园等,众多清代的青石板、花砖路或长或短,或宽或窄在小巷延伸。沿着幽深的街巷漫步,穿梭在屋舍民居,蹲踞在一幢又一幢古劲古老的亭院前,时光和岁月都遮掩不住淡淡的宁静和儒雅。走一步看一步陵城的老街,就似看一本古旧的线装书,永远读不完,看不厌,它图文并茂,意趣盎然,深刻隽永,耐人寻味。

原籍定安人王弘诲在万历4年(公元1576年)赴考归琼时,专程到陵城探访前朝明代进士、曾任吏部和兵部尚书的陵水籍廖纪故里时写下了《游陵水旧城,经廖纪故里留题》:

“秋风怀古旧城边,一望川原思渺然。绿野堂烟空宿燕,天津桥废不闻鶯。尚书故里寒云外,乔木人家夕照前。沧海独余东逝水,葱龙佳气自年年”。时至今日,王弘诲凭吊曾经孕育过廖纪故里的旧城已不复存在了,但在旧日废墟上崛起的新城仍能闻到历史的韵味。在老城区,有掩映绿藤下的古雅小巷,仍然默契地以同样的青砖瓦遵循着旧城格调,一体浑然,每一道石纹都真真切切地演绎着历史的沧桑变迁,街坊墙壁挨着墙壁,屋檐挨着屋檐,街道上空露出一片窄窄的天宇,邻里之间虽住得拥挤,却很暖心,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在新城区,但见条条街道路层楼叠榭,耸立着一幢又一幢的现代建筑,楼房大都在三层以上,市廛店铺错落有致,谐趣盎然。屹立在风光秀美的陵河南岸的珍珠大厦,高28层,不但成为陵水第一高楼,而且也是除海口三亚外,目前市县一级最高的大厦。椰林大桥、高速路大桥似三条锦绣彩虹,撑起北往南来的车流,载着希冀,驮着憧憬,在全国播种希望,在南疆收获丰年,连接新城区的又一个滨河新区,楼宇大厦,园林景观、文化公园、鸟巢体育场……,飞红滴翠、溢彩流光,处处灵动着勃勃生机。

[诗页]

## 宴清都

## 儋州赋

■ 古广祥

宝岛春天无数,儋州热,满眼都是旗鼓。人民歌颂,标杆耸立,愿心忙碌。八方墨客风流,唱岁月,还多起舞。四海帆,运送才君,东坡弟子牵率。今添翅膀高飞,腾笼换鸟,堆垒仰慕,多元并进,更新视野,五洲同步。渔家傲谈期待,踏世界,争奔富路。种地郎,买卖乾坤,天长景物。

海南儋州市高配,东坡弟子,各界人士,乡镇百姓无不欢欣鼓舞,几多期望,儋州人以更大的勇气挑战未来。儋州市地处海南